学术专论

清朝对回部的早期经略述论

王科杰

[摘要] 清乾隆时期，随着蒙古准噶尔部政权的衰颓，羁留准部的波罗泥都、霍集占乘机投顺清廷，蛰伏回部的玉素甫则欲借布鲁特之力称雄。鉴于阿克苏回人的求援，亦为经略回部，清廷派波罗泥都击败玉素甫势力，重返喀什噶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阿睦尔撒纳之乱后，霍集占收集伊犁回众数万人，并以武力将天山以南重新整合，僭越称汗，进而反抗清廷。不过，亦由于其过于依赖伊犁回众，导致统治基础薄弱，库车之战精锐尽丧后，波罗泥都、霍集占集团即已行将就木，回部也最终纳入清朝版图。

[关键词] 乾隆帝　波罗泥都　伊犁回众　霍集占　回部

[**中图分类号**] K249.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5–0109–012

准噶尔部原为卫拉特蒙古诸部之一，明清之际游牧于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自17世纪30年代巴图尔珲台吉为该部首领后，逐渐强盛，至噶尔丹时期，更是兼并天山以北卫拉特诸部，并于康熙十九年（1680）利用叶尔羌汗国内部的教派斗争将天山南路纳入统治。然而，好景不长，噶尔丹策零卒后，天山北路由于准噶尔统治集团内讧而陷于战乱，天山南路亲准噶尔的黑山派和卓也渐生异心，伺机而动。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利用准噶尔“内乱相寻”的大好时机，两路出师，拟彻底解决自康熙帝以来西北“数十年未了之局”。在进军途中，于准噶尔部额林哈毕尔噶地方获白山派和卓波罗泥都、霍集占，即大小和卓。其后，清廷欲借大小和卓之力收服天山南路，却在事成后遭其反叛，清廷不得已改“抚”为“剿”，用兵回部。

对于上述历史，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丰硕。[①] 学者主要利用《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汉文史料及《和卓传》等民族文献资料，对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和卓势力，尤其是以大小和卓为首的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过，从史料学角度来看，《清实录》及

【收稿日期】 2024–10–30
【作者简介】 王科杰（1990—　），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太原 030006，1517882732@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汉满蒙文史料档案与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研究”（24VJXG020）、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治理视野下清代山西驿站史研究”（2023YJ056）阶段性成果。

① 代表性成果有马大正：《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上、下），《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3期；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王力：《清朝处理大小和卓问题之政策及其演变》，《伊斯兰文化》2009年第1期；佐口透：《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汉文史料记述虽较系统，但由于其旨在颂扬皇帝圣德及武功，因而多有删改；《和卓传》等民族文献资料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补充了官方记述的不足，但作为“圣者”传记，同样存在为尊者讳的弊端。这些导致相关时期的不少问题仍有探索的空间，比如，有学者即对清廷派兵协助白山派和卓招服回部的策略深感不解。[①] 另一方面，就研究视角而言，前人研究大小和卓叛乱及相关问题，多从清廷角度探讨统一回部的进程，较少从大小和卓角度深究白山派和卓从阶下囚到僭越称汗的复起过程。比如，一度沦为阶下囚的大和卓如何重返喀什噶尔，小和卓为何能在回部确立短暂统治地位，实力强劲的伊犁回众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面对回部的动荡局势，清廷又如何应对等等诸多问题亦值得进一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前人较少运用的满文档案，即前线大臣的直接奏报及皇帝谕旨，并结合汉文等文献资料，对前述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大小和卓投顺及清军进征前夜的伊犁回众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当清军西路先锋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进军至准噶尔哈丹、阿巴噶斯鄂托克时，前来归降的除准噶尔各部外，竟还有叶尔羌、喀什噶尔之大小和卓。据其告称：“策妄阿喇布坦时将我父缚来为质，至今并不将我等放回，我等情愿带领属下三十余户投降大皇帝为臣仆，并恭进玉盘一个。”萨喇尔随即奖赏鼓励，并令回原游牧处居住。[②] 至二十三日，已受封散秩大臣的哈丹又带先前投诚之大小和卓面见北路军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相较于前次投诚，汉文史料对此次会见记录较详，披露了更多细节：

> 喀什噶尔之巴喇特和卓前来投诚告称，我部落人等投降准噶尔已五十余年，我父昂咱里特在时，为噶尔丹策零革去和卓，交与阿巴噶斯鄂托克看守。我父亡后，我与兄毕尔干至今尚被看守。适宰桑阿巴噶斯之弟哈丹回至游牧，闻伊兄弟投降天朝，回来调兵，我兄弟二人亦愿率兵效顺，仰邀大皇帝之恩，因选兵四十名与哈丹同来。再我等原系喀什噶尔之和卓，俟伊犁平定后，如荷圣恩得回故土，情愿招服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处人众，同来归顺。现在进兵四十人，恳令即持伊等旗纛前往。[③]

所谓巴喇特和卓，即小和卓霍集占，毕尔干即大和卓波罗泥都。对照大小和卓前后两次叙述，均称自其父昂咱里特时被准噶尔“缚来为质”，但未详述缘由，且对于被缚时间，先说是策妄阿喇布坦时期，后又称在噶尔丹策零之时，自相矛盾。那么，大小和卓之父昂咱里特究竟为何被执，何时羁留伊犁呢？据《和卓传》记载，大小和卓之父昂咱里特又名阿哈玛特。策妄阿喇布坦时期，准噶尔曾派军征讨回部，在叶尔羌的黑山派和卓达涅尔自知无法抵抗，出城相迎。喀什噶尔白山派和卓阿哈玛特则在短暂抵御后兵败被俘。其后，对于采取合作态度的黑山派和卓达涅尔，准噶尔令其“在叶尔羌统治了几年，管辖了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的百姓”，而多权术且态度敌对的白山派和卓阿哈玛特则被长留伊犁，不令回归故土，以便控制。[④] 这便是大小

---

① 王力：《清朝对白山派政策及得失研究——以和卓后裔在南疆的历次活动为主线》，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6 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0，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故宫珍本丛刊》第 49 册，丛刊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第 185-186 页。按，以下简称《方略》。

③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1，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午，第 204 页。

④ 穆罕穆德·萨迪克·喀什噶里著，艾力·吾甫尔、阿斯卡尔·居努斯译注，陈霞审校：《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59-161 页。按，白山派与黑山派同出一源，均为来自中亚的纳克什班迪教团传教士玛哈图木·阿杂木之子孙，两派自 17 世纪初流行于南疆，分别以喀什噶尔及叶尔羌为宗教中心。两派虽在宗教教义上纷歧不大，但为争夺徒众，扩大势力，长期争斗不休。

和卓父子被拘执于伊犁的由来。至于被缚时间的前后所述不同，当是策妄阿喇布坦时初次被缚于伊犁，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又将其迁至准噶尔边地——阿巴噶斯鄂托克。

大小和卓在简要陈述其父子被准噶尔拘禁缘由后，随即对清军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热忱，不仅情愿自为数不多的三十余户属民中抽调四十人，随大军进讨，而且主动表示待伊犁平定后，愿前往招服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处人众归顺。大小和卓如此乐为清军前驱，且预先规划了招服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方案，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上述汉文史料并未透露，参照满文原奏，方知此处确有删节。实际上，小和卓前来投顺之前，曾与大和卓详细商议，据称“今大国之兵来，厄鲁特等俱归顺，我等与其被拘于此处，不如亦归降，带兵效力，可蒙主子之恩脱罪，返回原籍，自在为生”。可见大小和卓投顺清廷，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根本目的在于借机重返喀什噶尔，再掌政权。而招服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方案也并非大小和卓提出，而是出自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作为准噶尔台吉，深知大小和卓底细及回部形势，得其意图后，即追问：“今闻尔等原籍之众又与准噶尔征战分离，尔等既诚心归顺大皇帝，至伊犁事务办定后，将尔派回原籍。向尔之众人言，准噶尔全部人众俱归顺大皇帝，受厚恩，无征战，自在为生。尔等若亦归顺，亦可受同等之恩。如此言归顺之益，可否令尔喀什噶尔、叶尔羌之众归顺？”随后，小和卓方回称：“我原诚为喀什噶尔之和卓，将军大臣等果奏请令我仍居原处，我无需兵马，凭大皇帝之威福，彼处之众俱可令归顺。”[①] 值得注意的是，小和卓还恳请令前往伊犁之四十人执“伊等之旗纛”。阿睦尔撒纳采纳了小和卓的建议，并认为“伊犁回人甚多，若令巴喇特持伊等旗纛前行，回众益可望风投附”。[②] 乾隆帝得到奏报后对阿睦尔撒纳大加赞赏，认为其既令巴喇特和卓带兵效力，又兼顾功成后招降回部，“用心周密，动合机宜”，赏银三千两。同时，乾隆帝对大小和卓亦高度重视，不仅赏赉颇丰，且拟安排兄弟二人入觐授职。[③]

那么，伊犁为什么有众多回人，令小和卓自行持旗前行，回众为什么会望风归顺呢？关于伊犁回人，学界早有研究，自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准噶尔已通过战争俘获、强行迁移等手段从天山南路获取人口，在伊犁等地屯种，以补充畜牧业之不足。其后历经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等时期，伊犁屯种规模不断扩大，回人亦逐渐增多。[④] 不过，学界对于准噶尔后期伊犁回人的数量则缺乏准确的估计，仅有佐口透合算来降人数考证分析，认为伊犁回人总数应在 4000 至 4500 户，数万人。[⑤] 这一结论也为国内不少学者所承认、引用，[⑥] 但实际上，其对史料的分析存在较大问题。佐口透所依据的关键史料为《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二十年五月壬辰条，该条载投降清军者有伊犁回人 2000 户，伊犁贸易回人阿卜达莫米木等十三宰桑所属回人 2000 户，鄂斯莫木伯克 500 余户，因而佐口透认为伊犁回人总数应在 4000 至 4500 户。[⑦] 查核满文原奏，可以发现，伊犁回人 2000 户与伊犁贸易回人 2000 户，所指实为同一批回人，只是由于伊

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定北将军班第等报喀什噶尔巴喇特和卓带兵归附派伊招抚全喀什噶尔地方折》，第 348–351 页。按，以下简称《汇编》。

②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1，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午，第 204 页。

③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1，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午，第 205 页。

④ 王希隆：《准噶尔时期新疆天山北路的农业生产》，《西域研究》1992 年第 4 期；王希隆：《准噶尔统治时期天山北路农业劳动者的来源和族属》，《民族研究》1993 年第 5 期。

⑤ 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21–222 页。

⑥ 王希隆：《准噶尔时期新疆天山北路的农业生产》，《西域研究》1992 年第 4 期；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22 页。

⑦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2，乾隆二十年五月壬辰，第 221 页。

犁回人 2000 户是由清军先锋哨探队所报，待大军抵达后，此 2000 户回人再次投诚，而汉文史料叙述不明，导致佐口透误以为二者并无联系，重复计数。[1] 此外，上述史料为五月初清军占领伊犁初期的统计数字，并不全面。七月，在战事彻底平息后，定北将军班第曾对伊犁地区归降的回人头目做过系统的统计：

> 伊犁之阿底斯伯克、阿连呼里、阿布都莫们、玉素布等十三营之回子头目等，伊犁河这边（按，据固勒扎之方位，应指河北）回子之伯克默美特、喀什噶尔之伯克赛音伊苏卜、固勒扎之伯克鄂斯满、伊布赉之伯克伊斯默克，伊犁河那边（按，应指河南）回子汗苏勒坦额穆特之子玛苏尔兄弟四人，苏勒坦额穆特之弟，回子汗伊斯潘达尔之子伊布里耶木兄弟二人……[2]

细究班第对伊犁回人的统计，可以发现，分为三个区域：一、伊犁地区为阿卜达莫米木等十三营贸易回人；二、伊犁河以北回人以默美特等为首；三、伊犁河以南回人以旧汗玛苏尔等为首。其中，可根据满汉史料考出人数的仅有十三营贸易回人 2000 户，伯克默美特 2000 户，固勒扎之伯克鄂斯满当即为鄂斯莫木伯克，有 500 余户，喀什噶尔伯克赛音伊苏卜 49 户，其他回人头目所属回人数目不详。[3] 另据五月初与阿睦尔撒纳等分兵收抚伊犁回众的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奏报，向其投诚的回人还有伊犁堪布喇嘛所属回人 100 户，默美特尼默尔等 1600 户。[4] 核算可知，伊犁回人当至少在 6200 户以上。此外，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伊犁回人并无总统之人，而是分散驻扎，各有头目，这很可能是准噶尔的防范之策，但同时也为其后大小和卓的拥众叛乱埋下了伏笔。

关于小和卓的旗纛，阿睦尔撒纳在奏折中虽未多着笔墨，但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库车之战中，清军将此旗纛缴获送京，乾隆帝就其形制及旗上文字仔细询问哈密贝子玉素富属人，回人教习托和玛、尼雅斯，据报：

> 观此旗所有之字，中间围写者，乃我等回教三十卷经内紧要经文。上方红色方形所写者，乃玛哈默特，此即我等回教圣人之名。下方红色方形所写者，亦经内之语。两旁四绿色方形所写者，一阿巴拜克勒伊，一乌玛尔，一鄂斯满，一阿里。此即我等吗哈默特圣人之续，传教四大圣徒之名。四周所有墨字，俱"天""我"等祷告之语。再，黄铜纛顶所刻之字，亦我等经内紧要经文。此等经文，我等虽不能逐字译出，然大体俱能读出。（乃）向圣人等祷告之语，若将此书写奉行，可于外出之人有益，平安归家。此即叶尔羌、喀什噶尔之汗之旧旗，非我等回教内寻常回子使用之物，无事时亦不可举出。[5]

由回人教习托和玛、尼雅斯的供述可知，小和卓旗纛上不仅写有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经文，还有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四大哈里发的名讳。此外，二人还明确指出，此旗即叶尔羌、喀什噶尔汗之旧旗，非回教内寻常回人使用之物，无事亦不可举出。当大小和卓持此旗进军伊犁时，

---

① 《汇编》第 10 册，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二日，《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报官兵占领伊犁辉特等部台吉率众来归等情折》，第 422–426 页。

②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准噶尔台吉名单及派人招抚回子折（附名单 2 件）》，第 49 页。

③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2，乾隆二十年五月壬辰，第 221 页；《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3，乾隆二十年五月辛丑，第 229–230 页；《汇编》第 10 册，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二日，《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报官兵占领伊犁辉特等部台吉率众来归等情折》，第 422–426 页；《汇编》第 11 册，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奏报五月分厄鲁特等部归顺人户数目清单》，第 37 页。

④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3，乾隆二十年五月辛丑，第 229–230 页；《汇编》第 11 册，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奏报五月分厄鲁特等部归顺人户数目清单》，第 37 页。

⑤ 《汇编》第 32 册，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军机处奏报缴获小和卓等所用旗帜上文字内容片》，第 348 页。

在伊犁众多回人眼中，其已不再是投附异教徒的阶下囚，而是弘扬伊斯兰教的护教者以及察合台后王的代理人。不仅如此，大小和卓作为阿帕克和卓的后裔，“许多人一直以来对他们崇敬不已……在人们的观念中都认为，非此两人执政管理人民不可，安拉的安排就是如此”。① 因此，大小和卓持此旗，能令伊犁回众望风归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都尔本沙尔的分裂与大和卓重返喀什噶尔

战事的发展果如清廷所料，自五月初清军抵达伊犁后，准噶尔各部及当地回众纷纷迎降，并于六月十四日，擒获由乌什伯克霍集斯解送之准噶尔汗达瓦齐，军务告竣。② 但随着达瓦齐一同送来的还有阿克苏阿奇木阿卜都伯克等人的告急文书。阿卜都伯克为霍集斯之兄，据其文书得知，现叶尔羌、喀什噶尔兴兵，与包沁齐卜察克、和硕齐等会合，欲抢阿克苏等地。而阿克苏兵少力弱，不能抵御，请求将在伊犁为质之旧伯克及大小和卓派兵送来，拯救局势。③ 包沁为准噶尔部的回人炮手，齐卜察克、和硕齐为西布鲁特的两个部落。

而随后霍集斯向班第的当面禀报也证实了这一点，且情形之严峻更甚于阿卜都伯克之呈文。据霍集斯报称，近年来叛离准噶尔之众布鲁特为叶尔羌、喀什噶尔之和卓拉拢，并令安居，有五六千户之多。而彼和卓等欲将都尔本沙尔之回子管辖，听闻霍集斯至伊犁后，竟乘机将其牧群劫掠，掳其家眷。④ “都尔本”为蒙古语，意为“四”；“沙尔”为维吾尔语，意为“城”，“都尔本沙尔”意为四城，指回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四大城，此处代指整个回部。此时的都尔本沙尔已分裂为二，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之头目为黑山派和卓达涅尔诸子玉素甫等人，阿克苏等地之头目则为阿卜都伯克、霍集斯兄弟，且双方剑拔弩张。那么，黑山派和卓为何要与霍集斯、阿卜都伯克等人为难呢？其又是如何与叛离准噶尔的众布鲁特联结的呢？

实际上，都尔本沙尔即回部的分裂由来已久，且与准噶尔早年的刻意布局息息相关。自策妄阿喇布坦用兵回部，将白山派和卓羁押伊犁后，天山南路即由黑山派达涅尔和卓执政。达涅尔和卓虽迫于准噶尔之武力不得不按时纳贡，不敢反抗，但实则内心无时无刻不希望“将伊斯兰之剑砍向无耻之卡尔玛克人”。⑤ 黑山派和卓的这种貌合神离自然为准噶尔汗庭所知，而准噶尔的横征暴敛，也令天山南路各城渐生不满。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策妄阿喇布坦派使者至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十一城清查户口、地亩及财物，并令杀罚滋事叛乱之人，致使以乌什阿力尼咱尔伯克为首的回人起而反抗。⑥ 策妄阿喇布坦随于雍正二年三月派六千兵丁攻围乌什城，准噶尔阵亡千余人方将该城攻克，城破之日，将乌什之人“俱行屠杀，不剩一人”。⑦ 乌什围城战的惨烈令准噶尔汗庭意识到在天山南路回人之中培植亲准势力之迫切，因此，策妄阿喇布坦

①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93 页。

② 《汇编》第 11 册，乾隆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吐尔曼阿奇木霍集斯伯克报告拿获达瓦齐等人消息折》，第 301–303 页。

③ 《汇编》第 11 册，乾隆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叶尔羌回子来抢阿克苏请照毕尔罕和卓所请暂缓朝觐先行守城折》，第 293–295 页。

④ 《汇编》第 45 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奏明平定达瓦齐后霍集斯伯克与大小和卓接触情形折》，第 410–414 页。

⑤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62 页。按，卡尔玛克即卫拉特蒙古之别名。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库车归顺回子及所获厄鲁特人情形折》，黄山书社，1998 年，第 726 页。

⑦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内部信息事折》，第 1024 页。

将素来忠诚的霍集斯之父阿济斯和卓由吐鲁番迁至乌什，为准噶尔之藩篱。[①] 都尔本沙尔自此一分为二，南部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等地由对准噶尔面从心违的黑山派达涅尔和卓家族控制，而北部阿克苏、乌什等地则由准噶尔亲信阿济斯和卓家族执守。至达瓦齐时期，准噶尔势力虽日渐衰微，南北两大家族之执牛耳者也由父传子，但双方之争斗却愈演愈烈。

黑山派达涅尔和卓去世后，在其诸子中，以玉素甫和卓最为贤能。据《和卓传》记载，玉素甫时常到伊犁向准噶尔汗庭请求减轻百姓赋税，同时观察准噶尔情况，"如若卡菲尔中发生内乱，他会乘机占领那里，解救被押的同胞，使百姓的赋税得以减轻，伊斯兰得以弘扬。"[②] 玉素甫和卓所等待的时机很快到来，当准噶尔汗国因统治者内部争斗而陷于混乱之际，他设计从伊犁脱身，返回喀什噶尔，平息了内乱，并联络克普恰克—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乌买尔米尔咱，以及库什齐部落一个叫库巴特米儿咱的头目，共同反抗准噶尔。[③] 乌买尔米尔咱当为冲巴噶什部布鲁特之头目乌默尔，该部在喀什噶尔西北托庸地方游牧，有 1500 余户，实力较强。[④] 库什齐部落头目库巴特米儿咱当为和硕齐部布鲁特头目胡巴克，该部原在玛尔噶朗附近玉赤霍尔罕、胡巴地方游牧，策妄阿拉布坦时受准噶尔袭扰，暂避居布哈尔以东伊萨尔阔罗布地方，准噶尔军撤回后，复居故地。后噶尔丹策零亲自率兵征讨胡巴克之父噶拉齐，先将彼等掠至伊犁，后将彼等迁移至喀什噶尔北山托庸、乌鲁克地方居住。噶拉齐亡故后，胡巴克继为头目，因对回众行偷盗之事，为喀什噶尔伯克控告，噶尔丹策零又将其迁居玉赤霍尔罕、胡巴旧地。乾隆二十年，玉素甫方将彼等又唤至喀什噶尔。[⑤] 而和硕齐部与黑山派渊源颇深，胡巴克之祖辈即为黑山派之教徒，其父辈则为黑山派之军事首领，[⑥] 这可能便是玉素甫不忌和硕齐部偷盗之恶行，将其招至麾下的原因所在。除以上两部落外，齐卜察克部头目额穆尔自乾隆十九年即由准噶尔脱出，率领游牧人众至叶尔羌投靠了玉素甫之兄，加罕和卓。[⑦]

当玉素甫和卓联合布鲁特各部准备向准噶尔发难时，霍集斯、阿卜都兄弟不仅向达瓦齐告密，支持并收容黑山派之政敌，还将玉素甫和卓之妾贾米拉扣留阿克苏，意图杀害。[⑧] 种种新仇旧恨，促使玉素甫和卓派人抢掠了霍集斯牧群，掳走其家眷，并欲将都尔本沙尔均纳入黑山派统治之下。霍集斯眼见无法抵御，方借擒送达瓦齐之机向清廷求援。定北将军班第闻信后，在与阿睦尔撒纳、霍集斯等人反复商酌后，认为大小和卓原为喀什噶尔之为首和卓，当地回众心服，决定照霍集斯等人所请，将大和卓暂停朝觐，派往回部止战，伺机加以招抚。[⑨] 与大和卓共同前往的还有侍卫托伦泰，以及五百厄鲁特兵丁、五百伊犁回兵。班第并给托伦泰敕谕一道，内开"谕都尔本沙尔回子知之，尔等欲归顺大皇帝者，即俱归顺托伦泰侍卫、大和卓木"。[⑩]

---

①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密奏霍集斯伯克暗通阿睦尔撒纳欲霸全回疆片》，第 122–123 页。

②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75 页。

③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75、190 页。

④ 《汇编》第 39 册，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日，《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将投诚布鲁特安置在托庸地方折》，第 421 页。

⑤ 《汇编》第 43 册，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驻叶尔羌办事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派员护送布鲁特比之弟一行前往京城折》，第 65–68 页。

⑥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90 页。

⑦ 《汇编》第 50 册，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奏居阿赉地方布鲁特遣使进呈奏书投顺折（附译文 2 件）》，第 358 页。

⑧ 《和卓传》，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第 178–183，191 页。

⑨ 《汇编》第 11 册，乾隆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叶尔羌回子来抢阿克苏请照毕尔罕和卓所请暂缓朝觐先行守城折》，第 293–295 页。

⑩ 《汇编》第 45 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奏明平定达瓦齐后霍集斯伯克与大小和卓接触情形折》，第 410–414 页。

派大和卓重返回部的方案虽已拟定，但班第、阿睦尔撒纳、霍集斯三方可谓各怀心思。阿睦尔撒纳意图借用兵回部，扩充势力，以为其统据准部准备。因此，在派遣前赴回部的人选时执意增入其亲信纳噶察，但为班第发觉并严词拒绝。① 至于霍集斯的诉求，也不止于求援，在会见班第后，霍集斯竟暗求阿睦尔撒纳，待叶尔羌、喀什噶尔归顺后，令其兄弟管理，欲图霸占回部。② 对于班第所代表的清廷来说，情形则更为复杂，实际上，自伊犁平定后，大小和卓已变为烫手的山芋。乾隆帝即曾在颁给班第的谕旨中详述其处境之尴尬："先前朕已降旨，归顺之喀什噶尔回子旧头目巴拉特和卓等待事成后，派回原处居住，将彼等旧阿勒巴图招抚。唯彼时因准噶尔地方尚未平定，此辈俱准噶尔所属之人，故降前旨。今准噶尔地方既俱已平定，此辈亦为我所属，若派回旧地，招抚彼等所属回子，此辈俱早已拿来之人，细思彼等被拿来此处后，缺位必定已设头目。朕思今若又将此辈派遣，必致与现有之头目等争斗，反而无益。唯先前已降谕旨，今若不派遣，似又失信。因此彼等爱曼之回子等若不归顺，尚可派遣招抚，否则即于彼等所属回众内通融办理，于彼等爱曼内给一地居住亦可。若言分析彼等阿勒巴图时纷乱繁剧，即另为筹计办理。"③ 显然，乾隆帝已经意识到，先前自己降旨允准派大小和卓回故地招抚旧部的决定可能引起其与回部现有头目的争斗。而刚刚平定伊犁、急需喘息的清廷并不希望回部再有变故。但谕旨既已发出，若不实行，则为失信。因此乾隆帝谕示，若回部现有之头目拒不归顺，则可派大小和卓前往招抚，否则即于回部现有头目游牧地内择一处指给大小和卓居住。

综观乾隆帝对此事的处置，可谓老辣稳健，而身为钦差大臣的定北将军班第虽然深体上意，但仍给出了不同看法：

> 查自回子毕尔干和卓、巴拉特和卓兄弟之祖以来，世代为喀什噶尔众回子崇奉之大呼毕勒罕喇嘛。彼等宗族之玉素甫和卓虽继为首领，然彼处之众仍以此兄弟为正而追随者尚多。若将此辈派归原处居住，彼等互相争斗之处，已为圣明洞鉴。谕旨者，理应（前后）相符。唯玉素甫和卓此数年来与布鲁特人众会合，与准噶尔互相争斗，断绝贡赋。自我等大兵前来，亦未派遣使臣。奴才等派人招抚，近来阿克苏城之回子阿奇木阿布都伯克等又言叶尔羌、喀什噶尔联合布鲁特用兵于彼等，请派旧和卓等派兵保护彼等，将众回子等收附等语。奴才等照彼等所请，将调毕尔干和卓派赴阿克苏之处已奏闻。此间若玉素甫和卓等随奴才等派遣之人归附，即酌量情形另行奏闻办理外。若毕尔干和卓抵达之前，仍不来归，即令毕尔干和卓率彼所属之众归附，于彼兄弟内，择一人为首，一人仍照旧留于此处。奴才等所派之人亦将返回，不论如何，返回时彼处情形自然备悉。将斟酌办理之处另行奏闻。④

玉素甫和卓数年来联合布鲁特人与准噶尔互相争斗，断绝贡赋，且至今未派使臣向清廷投顺，种种行为令班第对其期待不高。而对于大小和卓，由于其积极投诚，且率兵招抚伊犁回众，令班第赞赏有加，称自其兄弟祖父以来，世代为喀什噶尔回众尊崇，如西藏之转世活佛，此间玉素甫虽继为回部首领，而彼处回人仍以其兄弟为正，且追随者尚多。近来阿克苏等城请求派旧和卓带兵保护，正可令大和卓前往，以与前降谕旨相符。不过，班第仍做了两手准备，指出若

---

①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纳噶察不可前去招抚叶尔羌等处回子及催促阿睦尔撒纳起程朝觐片》，第 52–53 页。

②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密奏霍集斯伯克暗通阿睦尔撒纳欲霸全回疆片》，第 122–123 页。

③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遵旨查报喀什噶尔伯克巴尔噶巴拉特兄弟情形及如何安置折》，第 24–27 页。

④ 《汇编》第 12 册，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定北将军班第等奏遵旨查报喀什噶尔伯克巴尔噶巴拉特兄弟情形及如何安置折》，第 24–27 页。

大和卓进兵期间，玉素甫和卓来降，则另行办理，若大和卓抵达回部，仍不来归，则以大小和卓代之，并仿准噶尔故事，于其兄弟内择一人为首，管理回部，一人留于伊犁为质，以备不虞。班第的方案亦可谓进退有据，且班第以为，待派往回部之人返回，情形自然明了，也易于办理。但当大和卓返回回部后，事情的发展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远在伊犁的班第也终究未能等到使人的回报便已战败自刭。

三、小和卓对回部的整合与僭越称汗

乾隆二十年七月初，侍卫托伦泰及大和卓率 500 名伊犁回兵、500 名厄鲁特兵丁从伊犁出发，沿途向各城回人宣扬班第所颁谕令："尔等欲归顺大皇帝者，即俱归顺托伦泰侍卫、大和卓木。"[①] 因此各游牧厄鲁特及阿克苏、多伦、乌什、赛里木、拜、库车等城回人俱带兵归顺，待八月二十二日抵达阿克苏迤西之图尔璊时，大和卓及托伦泰之部队已增至厄鲁特兵 3000 名、回兵 7000 名。此时黑山派领袖玉素甫和卓已死，其侄雅雅伊和卓率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回人及布鲁特等 7000 名兵丁前来。两军于八月二十三日在图尔璊相遇，征战一日，因布鲁特之冲巴噶什部近千余人阵前倒戈，投向清军，致黑山派雅雅伊和卓大败。托伦泰等战后统计，共夺得大炮七门，军械无算，剿杀近 4000 余人，招降 2000 余人，雅雅伊和卓唯率 1000 余人逃脱。托伦泰及大和卓乘胜追至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归降，布鲁特和硕齐部胡巴克伯克及奇卜察克、冲巴噶什、奈曼、特叶特等四部俱归顺，托伦泰等随即进围叶尔羌。[②]

正攻围叶尔羌之际，十月初六日，阿睦尔撒纳所派使臣达什孟固前来，向大和卓宣言："我今令大汗之兵俱撤回，掌管准噶尔地方，尔即将叶尔羌、喀什噶尔之和集章和卓等俱杀之，将侍卫托伦泰擒拿，尔统辖叶尔羌地方。"[③] 大和卓至此方知伊犁发生巨变，阿睦尔撒纳虽声称已掌管准噶尔，且令其统辖回部，但在情况不明之前，大和卓仍不敢轻举妄动。达什孟固等屡欲诛杀托伦泰，大和卓则亲自将托伦泰收留保护。[④] 攻克叶尔羌后，大和卓将黑山派和卓加罕等屠戮，向阿睦尔撒纳派使云："我现已擒侍卫托伦泰，杀和集章等，据叶尔羌而居，随从行走之准噶尔兵俱令返回游牧。"[⑤] 大和卓向阿睦尔撒纳派使的意图在于查清伊犁变故，待机而动，但未收到回音。直至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小和卓自伊犁返回叶尔羌后，情形方才明了。[⑥]

原来，伊犁平定后，乾隆帝对准噶尔的统治策略为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⑦] 这便令素有"统据准噶尔之意"的阿睦尔撒纳大为不满，因与众台吉宰

---

① 《汇编》第 45 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奏明平定达瓦齐后霍集斯伯克与大小和卓接触情形折》，第 410–414 页。

② 《汇编》第 45 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奏明平定达瓦齐后霍集斯伯克与大小和卓接触情形折》，第 410–414 页；《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三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巴干和卓派人赴京请安并纳贡折》，第 442–446 页。

③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伯克鄂对等率众至巴里坤并审明安置折》，第 74–81 页；《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厄鲁特宰桑韦正哈什哈率其属下迁往回子地方折》，第 370–373 页。

④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厄鲁特宰桑韦正哈什哈率其属下迁往回子地方折》，第 370–373 页。

⑤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伯克鄂对等率众至巴里坤并审明安置折》，第 74–81 页。

⑥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三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巴哈和卓派人赴京请安并纳贡折》，第 442–446 页。

⑦ 《方略》第 4 册正编卷 34，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申，第 232 页。

桑等潜谋叛乱。[①] 待清军大兵撤回后，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于入觐途中挂印潜逃。[②] 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抢掠伊犁台站，随后宰桑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及喇嘛、回人等率众围守将军班第等，班第、鄂容安自杀，萨喇勒被擒。[③] 伊犁虽已变乱，且将军班第已死，但仍有不少准噶尔宰桑、喇嘛心向清廷，致使阿睦尔撒纳不敢贸然进入伊犁。在此关键时刻，小和卓寄信阿睦尔撒纳云："尔本年将我自额林哈毕尔噶救出，尔来伊犁，我援助尔。"阿睦尔撒纳遂在小和卓的支持下进入伊犁。[④] 关于小和卓为何攻击清军，援助阿睦尔撒纳，小和卓自称是为报恩，即准噶尔宰桑锡克锡尔格也持相同看法。[⑤] 阿睦尔撒纳的确善于邀结人心，进军伊犁时即令小和卓跟随左右，甚至还曾更换"回人衣帽"。[⑥] 阿睦尔撒纳的这种刻意亲近或许令小和卓误以为释放彼等及派大和卓返回故地均出自阿睦尔撒纳之手，因此对其心存感激，加以援助，但小和卓的考量绝不止于此。

当小和卓进入伊犁后，便得到了大批伊犁回众的拥护，以致达到"莫不遵从"的地步。而伊犁回众因屯田贸易，多有积蓄，又有大量耕田马匹作为战马，因此小和卓一跃成为伊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势力。[⑦] 对于小和卓来说，清廷与准噶尔均为异教徒，谁胜谁负并不关心，重要的在于取乱侮亡，见风使舵，以便保存自身实力，重返回部。在清军大兵撤回，班第自杀之时，小和卓以"报恩"为名，邀请颇有声势的阿睦尔撒纳进入伊犁，并于十二月十五、十六日与其联合，击溃萨喇尔及欲图投清的准噶尔众宰桑。[⑧]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当阿睦尔撒纳部众天花盛行，势力衰弱，且听闻清军大兵将至之时，小和卓又毫不犹豫地率部突袭阿睦尔撒纳，杀戮甚多，阿睦尔撒纳部众逃脱者仅千余人。[⑨] 对于小和卓的这种反复无常，准噶尔宰桑巴桑见解甚确，"想来起初和卓木亦畏惧阿睦尔撒纳，后因自阿巴噶斯逃出布鲁特数户，闻大兵前来，故与阿睦尔撒纳征战"。[⑩]

随后不久，小和卓即返回叶尔羌，与其同行的还有伊犁回众三万人，沿途与准噶尔各部相互征战，又遭瘟疫、饥荒，至叶尔羌后，仅剩一万余人。[⑪] 但当时回部粮少年荒，民饥而死，日日不绝，大和卓对于小和卓的到来颇有微词："尔不在伊犁安分屯田居住，最先援助阿睦尔撒纳，与大国之兵征战，已足被执。致阿睦尔撒纳脱逃后，尔续又将阿睦尔撒纳攻袭抢掠，彼时理应立将其擒拿，禀报大国。舍此不为，带来如许人口，将于何处居住？尔与厄鲁特征战尚可，

①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20，乾隆二十年十月辛酉，第 364 页。
②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17，乾隆二十年九月甲戌，第 308 页。
③ 《方略》第 3 册正编卷 20，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子，第 368–369 页。
④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定西将军策楞等奏被阿睦尔撒纳抓获之宰桑巴桑脱回并审明情形折》，第 368 页。
⑤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等奏陈和通和卓援助阿睦尔撒纳缘由片》，第 160–161 页。
⑥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等奏陈和通和卓援助阿睦尔撒纳缘由片》，第 160–161 页；《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等奏派回子总管阿迪斯等率兵赴参赞大臣达尔党阿处折》，第 299–302 页。
⑦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等奏陈和通和卓援助阿睦尔撒纳缘由片》，第 160–161 页。
⑧ 《方略》第 4 册正编卷 24，乾隆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第 32 页。
⑨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定西将军策楞等奏被阿睦尔撒纳抓获之宰桑巴桑脱回并审明情形折》，第 368 页；《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定西将军策楞等奏被俘侍卫扎克苏等脱回及厄鲁特宰桑巴苏泰等来降折》，第 442 页。
⑩ 《汇编》第 15 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定西将军策楞等奏被阿睦尔撒纳抓获之宰桑巴桑脱回并审明情形折》，第 369 页。
⑪ 《汇编》第 35 册，乾隆二十三年，《回子阿克舒尔玛特供单》，第 216–219 页。按，编者将此供单时间系于乾隆二十三年，不确，查此供单应为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奏折之附件。

岂可与大国相争？”[1] 大和卓对于小和卓的不满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援助阿睦尔撒纳，导致开罪大国；二、带来大量人口，不但难于安置，且使当地回众的生计更加艰难。然而，小和卓早有不臣之心，而随其南归的万余伊犁回众正是其决意反叛清廷的资本。

不过，小和卓刚刚返回，立足未稳，尚不敢过早与清廷正面对抗。因此，小和卓先将阿睦尔撒纳所派使臣达什孟固及跟役一人诛杀，后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派使臣沙呢雅斯送托伦泰返回，并向托伦泰声称：

> 先前因阿睦尔撒纳为乱，道路不通，若将你送出，恐有差池，因此未送。阿睦尔撒纳之事已结，即送尔还。今派沙呢雅斯护送你至京城，向主子请安，呈献奏书贡物。[2]

小和卓在此显然是行缓兵之计，“道路不通”云云并未能将托伦泰蒙骗，其在奏中即直言“和卓木之言虽恭顺，然回子性习实不可信”。[3] 然而沙呢雅斯进京请安纳贡则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乾隆帝以为，“霍集占遣使沙呢雅斯来京，奏称感激朕恩，情甚诚笃。霍集占虽未可深信，然其遣使远来，明有畏惧天朝之意”。[4] 乾隆帝的误判，为小和卓的整兵备战创造了时间。

托伦泰及沙呢雅斯进京后，小和卓首先对原属黑山派阵营后又倒戈的布鲁特各部进行清剿，以稳定后方。冲巴噶什部本有一千五百余户人，被小和卓屠杀一千余户，又杀希卜察克部一千五百余人，只有和硕齐部胡巴克发觉，率部逃脱。[5] 其后，小和卓又收养来归之沙喇斯、玛呼斯一千余口，屠其宰桑，将部众分派于叶尔羌、喀什噶尔居住，以扩充实力。[6] 真正让小和卓信心倍增的是，其率众自伊犁返回时，借助伊犁回众之势，在沿途各城更换伯克头目，安插亲信，使自策妄阿拉布坦时期以来长期分裂的都尔本沙尔至少在形式上整合了起来，据为清军俘虏的回人阿克舒尔玛特供述：

> 先前叶尔启木城霍济章和卓木、爱色伊伯克居住，哈什哈尔城玉素霍章、和什克伯克居住。和阗、克勒雅二城善斯登霍章、伊拉拉孜伯克居住。此辈俱将各城霸占，互不干预、援助。而小和卓木原与乌什城之霍集斯伯克、阿布都瓜布相友善，又自伊犁带来阿布都克勒木、阿布都哈里克等，共暗蓄奸谋。彼等自恃力量强盛，将叶尔启木、哈什哈尔、和阗、克勒雅等城之和卓伯克等及家眷一并杀绝，与此数城之和卓伯克略有关联之人俱行诛杀，小和卓木自矜为汗。命阿布都瓜布为伯克居叶尔启木，大和卓木居哈什哈尔，霍集斯伯克居和阗，命鄂斯满为伯克，居克勒雅。于乌什城命霍集斯伯克之子莫咱帕尔为伯克，使居。阿克苏城之旧伯克海米什和卓木并未被杀，海米什和卓木不久病故。因无子，命阿布都瓜布之子阿布萨塔尔为伯克，居阿克苏。库车之伯克呼达巴尔第依然如故，后使臣阿敏道至库车后，呼达巴尔第将阿布都克勒木欲害阿大臣之消息传给使者大臣，故阿布都克勒木报小和卓木，杀呼达巴尔第。小和卓木即命阿

---

①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参赞大臣兆惠奏乌什回子伯克色提巴勒第来吐鲁番报信并派人探听回子情形折》，第 1–4 页。

②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厄鲁特宰桑韦正哈什哈率其属下迁往回子地方折》，第 370–373 页；《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三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巴干和卓派人赴京请安并纳贡折》，第 442–446 页。

③ 《汇编》第 20 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三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子巴干和卓派人赴京请安并纳贡折》，第 442–446 页。

④ 《方略》第 4 册正编卷 33，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丙子，第 207 页。

⑤ 《汇编》第 39 册，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日，《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将投诚布鲁特安置于托庸地方折》，第 421 页；《汇编》第 39 册，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日，《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赏布鲁特阿齐木五品顶戴并派往阿里衮军中作向导折》，第 414–415 页；《汇编》第 24 册，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拿获小和卓派往吐鲁番赍书之人阿布都尔曼并审讯折》，第 128–132 页。

⑥ 《汇编》第 30 册，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奏报审明回子俘虏情形折》，第 235–239 页。

布都克勒木为伯克，使居库车。赛里木城原为阿里伯克，病故后，命阿里和卓为伯克，使居赛里木。拜城原噶岱默特为伯克，噶岱默特伯克至伊犁后，迄今并无为首之人。再先前于哈什哈尔居住之旧伯克和什克，畏惧小和卓木诛杀，只身脱出，至布鲁特，彼之家眷为小和卓木杀绝。小和卓木等如此为恶。①

在上述各城伯克的任免名单中，小和卓对霍集斯兄弟子侄的安排最为引人注目。霍集斯家族自其父阿济斯和卓由吐鲁番迁至乌什后，长期在阿克苏、乌什等地经营，其势力盘根错节，地位异常稳固。且霍集斯等人素性谨慎，轻易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即使在跟随托伦泰、大和卓在图尔璊取得对黑山派和卓的大捷后，亦称病留于游牧地，观望形势。② 此次小和卓则将霍集斯安置于和阗，其兄阿布都伯克令居叶尔羌，名为亲近，实则监视，并留其弱子幼侄在旧游牧，大大加强了白山派对都尔本沙尔北部，即阿克苏、乌什等地的控制。

在完成上述整兵备战过程后，小和卓又招集众人商议，据称："（我等）甫免为厄鲁特役使，今若投诚，又当纳贡，不若自长一方，种地守城，足为捍御。"③ 其中"不若自长一方"，对应满文为"不若我等另立一汗（inemene muse encu han ofi yabuki）"。④ 至此，小和卓方将其计划和盘托出，先前高举宗教及叶尔羌汗庭旗帜，不过是其蒙蔽普通回众，欲图自立为汗的幌子而已。小和卓随后即僭称"巴图尔汗"，⑤ 且自认为"（清廷）大军相隔万里，不易到来。彼等征讨准噶尔有年，马匹牲只亦折损。即果真越数岭，过大戈壁，力必疲弱。力若疲弱，我等抵御征战，若强盛，我等入城坚守。日久之后，彼等行粮罄尽，自然返回。想来今年大军不及前来，我等唯尽力田亩，饲喂马匹牲只，修治各城。于库车派胜军看守，于布古尔设卡伦，瞭望形势"。⑥ 但小和卓显然低估了清廷统一回部的决心，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清军即抵达库车，大小和卓先败于库车，再败于黑水营，其称汗不及一年，即告失败，所逃入之巴达克山部将其首级献于清军。

四、余论

不少学者认为，清朝对回部的早期经略并不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对当时局势的误判，尤其是对黑、白两派和卓势力之关系"一无所知"。从本文的考察来看，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清廷不仅对两派和卓势力的动向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且正是出于对回部政局的准确把握，才决定派大和卓及托伦泰等人赴天山南路招抚旧部。此外，为了极力避免战争，班第等人还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包括承认黑山派的现有地位，并另行安置大小和卓。出乎预料的是，大和卓借清军平定准噶尔之威，迅速击败了黑山派，重返喀什噶尔，而羁留伊犁的小和卓则骗取伊犁大批回人支持，先后攻击将军班第及阿睦尔撒纳，继而乘乱返回回部。与小和卓共同返回的还有伊犁回众三万余人，正是借助这一庞大势力的支持，小和卓才得以在沿途各城更换伯克头目，安插亲信，使回部在形式上整合起来。可以说，伊犁回众是以大小和卓为代表的白山派势力在回部取代黑山派，并进而复起的关键因素。不过，亦由于小和卓过于依赖伊犁回众，对当地回众并

① 《汇编》第 35 册，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回子阿克舒尔玛特供单》，第 216–219 页。

② 《汇编》第 45 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奏明平定达瓦齐后霍集斯伯克与大小和卓接触情形折》，第 410–414 页。

③ 《方略》第 5 册正编卷 58，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庚寅，第 229 页。

④ 《汇编》第 30 册，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奏报擒获英吉沙尔城伯克多罗特玛特并审明大和卓及库车回子援兵折》，第 346 页。

⑤ 《方略》第 5 册正编卷 49，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丑，第 83 页。

⑥ 《汇编》第 35 册，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回子阿克舒尔玛特供单》，第 216–219 页。

不信任，加之其横征暴敛及宗教仇杀政策，使小和卓在各地的统治十分脆弱。乾隆二十三年，小和卓僭越称汗后，在与清军作战过程中，于库车、黑水营等处折损大量部众，其中多数为自伊犁跟随而来的乌沙克回人，乌沙克者，“健壮可怖”之谓也。① 至此，其统治基础发生根本动摇，并最终被清廷击败。

References

Liu Zhengyin, and Wei Liangtao.*Xiyu hezhuo jiazu yanjiu*(A study of the Khoja Famil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8.

Wang Xilong.“Qianlong jiaqing liangchao dui baishanpai hezhuo houyi zhaofu zhengce deshi shuping”(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concili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descendants of Aktaglik Sect in the regions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Lanzhou daxue xuebao*(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2014).

Saguchi Tōru.*Shiba—shijiu shiji Xinjiang shehuishi yanjiu*(A 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Xinjiang in the 18th–19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ing Songchun.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84.

The Early Stage of Pacification and Admistration of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Kejie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Shanxi University; 1517882732@qq.com ）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Junggar Khanate, Khoja’s power resumed north and sou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Aktaglik Sect in northern Xinjiang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defect to the Qing court. In the meantime, the Karataglik Sect in southern Xinjiang wanted to use Burut tribe’s power to fight for supremacy. With the request for help from the Uygurs in Aksu, and to advance into southern Xinjiang, the Qing court sent Burhanidin to defeat the Karataglik Sect and return to Kashgar. However, unexpectedly, after the Amursana Rebellion, Hojajahan gathe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Uygurs in Ili and reorganized southern Xinjiang by force calling, usurped the title of Khan and then rebelled against the Qing court. Due to its over-reliance on the Ili Hui people, the ruling foundation was weak. After the Kuqa war, the main body of Aktaglik Sect’s army no longer existed, so southern Xinjiang also eventually became part of the Qing empire.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Burhanidin, Uygurs in Ili, Hojajahan, the southern Xinjiang

① 《汇编》第 30 册，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奏报询问额敏和卓侄子米尔玛特小和卓等情形折》，第 297–299 页。